

## 前言

自敦煌寫卷發現，湮滅千載之唐代曲子詞<sup>①</sup>遂得重現人世。據此資料，可窺見詞之早期風貌，詞學上之若干懸案，亦可得以澄清。其有助於詞史之研究，自不待言；而作品內容則兒女之情懷、閨婦之怨思、邊民之心聲、遊子之悲吟、伎女之感慨、醫生之歌訣等，包羅萬有，洵為當時社會之實錄，且其文辭質樸，情意真率，深富民間文學清新動人之氣息，就文學價值言，尤為難得之瑰寶。其中最令人矚目者，則為現存最早之詞集——云謠集。蓋傳世詞集，向以花間集為最古，故一般論「詞」之結集，咸謂昉自晚唐五代，云謠集之出現，非唯可修正成說，且此集風格，較其他同出曲辭尤為典雅，其內容、情調亦較一致，顯經文人編選並加潤色者，故於民間文學樸拙真淳之本色外，又頗能兼具文采，故朱祖謀先生譽之為「倚聲椎輪大輶」；唐圭璋先生亦謂「是誠千載不傳之秘籍，而研究詞學者之大幸也」<sup>②</sup>；皆可見其推崇之一斑。

唯因曲辭歷經轉抄，寫卷者亦率爲閭里書手，故俗體連篇，訛字滿紙，更時有脫漏倒乙，是以頗有謬轢難識，甚或無法卒讀之感。是故出世迄今八十餘載，仍未獲致應有之重視，乃知校訂整理，實爲首要之務也。

玫瑰儀自民國六十年研究敦煌曲辭，並於六十三年撰就「敦煌曲研究」

③，其中第四章即爲「雲謠集雜曲子輯校」，當時除以原卷影本爲底本外，所據輔本僅得八種，嗣後又陸續覓得時賢相關論著十餘種，故近年復致力於敦煌曲子詞之全面校訂，並於七十三年五月先行發表「敦煌云謠集斠證」一文<sup>④</sup>，其後復校竟「云謠集」以外之曲子詞凡一百四十六闋，與「云謠集」都爲上中下三編，凡十餘萬言。自視於前時所作，亦有寸進焉。

唯是校訂工作誠非易事。尤以敦煌卷子篇袤浩瀚，其已發現並經著錄之曲辭已有數百之多<sup>⑤</sup>，其未經發現整理者，尚不知凡幾，故於取材方面，自不能不有所限制。綜觀學者整理敦煌曲辭，其方式要有二端：一則從簡，只校云謠集三十首；二則求全，單隻曲子、定格聯章<sup>⑥</sup>及大曲並收，內容方面亦普通曲辭、佛曲兼採。由於致力於前項者多，致「云謠集」外

之若干曲辭，至今尙訛誤難讀，自難免有遺珠之憾；後者又頗傷繁駁，蓋就體裁言，敦煌曲中如五更轉、十恩德、十二時、十二月相思、百歲篇等，其體式近於民間小唱；至於大曲，亦有其特殊之結構，與曲子詞之爲單隻小曲者不同；就內容言，佛曲雖亦常調寄某某詞牌，畢竟以宣教爲旨，與傳統之所謂「詞」者相去遠甚，且其數量龐大，收錄、校讀並考訂全部曲辭，恐非數年之力所能奏功。是故本書欲兼取二者之長：取材方面，僅以「曲子詞」爲限，而盡量求全，除「云謠集」外，凡合乎傳統所謂「詞」之性質者，悉爲博取兼收，而於定格聯章、大曲、佛曲等，則一概不採。是以除收錄已見於一般敦煌曲辭集者外，並致力蒐求新增資料，如饒宗頤先生「敦煌曲訂補」一文所收及周紹良先生自「維摩詰經」卷背所發現者，本書悉予納入，並加校訂。<sup>⑦</sup>由於「云謠集」於敦煌寫卷中自成單位，故列之爲上編；下編收錄周氏新增及殘缺嚴重之曲辭；餘者悉列入中編。周氏新增者由於玫瑰儀無法獲睹原卷，其中絕大部分調名亦難以考知，且尚未經方家集思廣益，多所校訂，大率難以通讀，故特列人下編；殘缺曲

子之收錄，則因敦煌卷子原非零散如是，其中亦不乏可以綴合之例<sup>⑧</sup>，故目前視爲殘缺之若干曲辭，來日未必不能復舊或與他卷互校也。書名定爲「初編」者，乃因敦煌曲辭迭有發現，本書所收，僅爲目前經已發現者，而其中無法索解者亦所在多有，仍需續作訂補也。至夫定格聯章、大曲等之斠證，則更有待於異日矣。

輯校敦煌曲子詞之專著，向有二種不同之排列方式，一按詞調各從其類，如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詞集」、任二北先生「敦煌曲校錄」皆是。一則以現存卷子歸屬情況爲準，並按各卷中收錄詞調之先後順序排列，如饒宗頤先生「燉煌曲」即是。二者互有優劣。按詞牌編列，雖便於比較同調諸辭間之異同，如句式、分片、叶韻及襯字之有無等等，然於卷子之原貌及各首間之關聯，則全然不可復見；本可綴合者，亦恐將因其泯滅本來面目，致無從看出其分合之迹，故爲保持寫卷原貌，按卷排列之方式自有其必要性。再者，「云謠集」旣已自成一編，若其他曲子再按詞牌排列，亦頗不一致。是故本書採用後者，且於詞前之調名，亦盡量存其舊觀。按

照寫卷通例，卷中諸首率皆連書，其前多記有詞調，詞調同者，則署「又」、「同前」、「同前一首」、「又一首」等，或另有「望江南平」、「曲子一首寄在定西蕃」等寫法，此種資料，驟視之似無關宏旨，或則竟關於詞學研究上之重大問題，保留原貌，正可留待他日之研究也。若因原卷錯漏，不得不更動者，則一一予以注明。唯是敦煌曲辭中，亦頗有同一首詞並見數卷之例，本書旣旨在斠證，自以最清晰完整者爲底本，故於卷子編排時，逕收入於最完善之一卷中，而以其他各卷參校。<sup>⑨</sup>爲方便對照，篇末並附錄卷子及詞牌之對照表，並依詞牌爲序，俾便比較及查考。

再者，敦煌曲辭中，未記調名或其詞調後世失傳，致無法參訂者，爲數甚多，故如何判定調式，與其韻叶之關係至巨。唯因其事甚費斟酌，是以諸家大多不標韻脚。本書則於校訂文義之外，又兼定其韻叶，每首正文之中，以「○」號標示韻脚所在。至其原詞脫漏訛誤、或調式邈不可知，致其韻叶難以遽定者，則謹守闕疑之義，僅以「。」號作爲句讀。至於用韻，除有確證其爲西北方音可通叶者外，餘皆從嚴，不因後世此處應叶韻

而遽認定爲某某通叶也。

此外，卷子之費解，訛字俗字固爲主因，由於時代久遠，字體迭變，寫卷使用古文、本字者亦往往有之，此等文字原非有誤，本無須訂正，唯爲便於通讀，一律改爲通行字體，另於校語中一一注明。

本書宗旨以求真爲主，故凡原卷可通者，悉從原卷，諸家校釋雖或詞義較勝而顯非其眞者，一概不取；原卷難通，無法校訂者，則存其舊以俟通博。又因本書爲集證性質，諸家所說有足取者，悉加徵引，並註明出處；其顯有譌誤者，則未及一一辨明也。

本書之成，得力於前輩諸公之筆路藍縷。於曲辭之校訂方面，王重民、任二北、蔣禮鴻、饒宗頤、潘重規等諸位先生之論著，尤具參考價值。唯是前輩學者大多只側重「云謠集」之校勘，且如朱祖謀、冒廣生、唐圭璋、任二北、蔣禮鴻諸位先生，撰作時均未獲睹原卷，輾轉逐錄，自難免有誤抄、誤釋、誤改之處；而劉復、王重民先生等曾目睹原卷之學者，又大抵以忠實逐錄爲主，未嘗深入從事校訂工作。饒宗頤、潘重規二先生先

後赴歐校讀原卷，於前人之基礎上再求精進，成就皆大有可觀。唯是饒書之貢獻，一在於廣爲收錄，一在於依原卷逐寫文字，惜校語不多，難饜人意；潘先生之「敦煌雲謠集新書」誠爲校訂「云謠集」之重要著作，然「敦煌詞話」所校者亦僅及於其外之少數詞作，是以攷儀不揣謬陋，取原卷微卷爲底本，詳加校訂，並參考諸家之說，撰成本書，其中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博雅君子，幸垂教焉。

#### 附 參校諸本全稱及簡稱表（略按出版先後爲序）

敦煌零拾	羅振玉 簡稱「羅書」
敦煌掇瑣	劉復 簡稱「劉書」
彊村叢書	朱祖謀 簡稱「叢書本」
彊村遺書	朱祖謀 簡稱「遺書本」 <sup>⑩</sup>
雲謠集雜曲子校釋	唐圭璋 簡稱「唐校」

新斠云謠集襍曲子

冒齡雲謠集識疑

唐人寫本曲子

冒廣生 簡稱「冒齡」  
趙尊嶽

敦煌詞掇

周泳先 簡稱「趙本」  
趙尊嶽

敦煌曲子詞集

王重民 簡稱「周本」  
簡稱「王集」

敦煌曲校錄

任二北 簡稱「校錄」  
簡稱「校錄」

敦煌曲子詞集校議

蔣禮鴻 簡稱「校議」  
簡稱「校議」

敦煌曲

饒宗頤 簡稱「饒書」  
簡稱「饒補」

敦煌曲訂補

潘重規 簡稱「新書」  
簡稱「補校」

敦煌雲謠集新書

張次青 簡稱「張校」  
簡稱「張校」

任二北敦煌曲校錄補校

沈英名 簡稱「沈校」  
簡稱「沈校」

敦煌曲校臆補

孫藝秋 簡稱「孫氏校釋」  
簡稱「孫氏校釋」

敦煌雲謠集新校訂

周紹良 簡稱「周校」  
簡稱「周校」

敦煌曲子詞校釋

車柱環 簡稱「車校」  
簡稱「車校」

敦煌曲子詞校釋

周紹良 簡稱「周校」  
簡稱「周校」

敦煌詞校勘中所見的形  
誤音誤字簡編

孫其芳 簡稱「孫氏簡編」

補敦煌曲子詞

周紹良 簡稱「周校」

雲謠集考釋

車柱環 簡稱「車校」

附註：

① 敦煌寫卷中有盛唐曲辭，亦有中晚唐及五代之作品。

② 朱語見彊村叢書冊一「雲謠集雜曲子」跋，唐語見「雲謠集雜曲子校釋」。

子校釋」。

③ 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④ 載淡江學報二十一期。

⑤ 近聞任二北先生所編「敦煌歌辭集」，所收至一一六〇首之多。據陳人之先生「八十年來我國之敦煌學」一文所述。

⑥ 指五更轉、十恩德、十二時、十二月相思、百歲篇之類。此類作

品均屬聯章之作，且有固定格式，任一北先生「敦煌曲校錄」稱之爲「定格聯章」，茲從之。

⑦本書附有「諸本輯校曲子詞對照表」，可供查考。

⑧如伯三八三六與伯三一三七本爲一卷，後析爲二，詳一一七號南歌子（夜夜長相憶）闋校語。

⑨附錄一所稱「原卷」，乃指其最清晰或完整之底本，所稱「重見」，卽指見諸他卷，用以參校者。

⑩叢書本所附「校記」簡稱「前校記」，遺書本所附校記簡稱「後校記」，二書又合稱「二朱本」。二朱本中所引楊鐵夫、董康、況周頤、龍沐勛諸先生之校語，又簡稱楊校、董校、況校及龍校。